

里。谢谢胡平先生来到我们现场，跟大家聊了这么多。

方菲：非常感谢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希望下一次能够和您再见。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

- *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dsc01@epochtimes.com
 - * 进入动态网再连 <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>
 - 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 001-702-873-1734
 - * 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, 001-514-342-1023
 -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
- 提示：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(网通先拨 17969, 电信先拨 17909, 铁通先拨 17991), 手机 IP 电话(“中国移动”先拨 17951, “联通”先拨 17911, 小灵通先拨 17909)

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，我也不交党费了。那都不算数。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，您是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。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，有行为的表示，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，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！

用海外邮箱给 d_ip@earthlink.net 发一封空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

里。谢谢胡平先生来到我们现场，跟大家聊了这么多。

方菲：非常感谢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希望下一次能够和您再见。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

- *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dsc01@epochtimes.com
 - * 进入动态网再连 <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>
 - 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 001-702-873-1734
 - * 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, 001-514-342-1023
 -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
- 提示：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(网通先拨 17969, 电信先拨 17909, 铁通先拨 17991), 手机 IP 电话(“中国移动”先拨 17951, “联通”先拨 17911, 小灵通先拨 17909)

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，我也不交党费了。那都不算数。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，您是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。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，有行为的表示，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，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！

用海外邮箱给 d_ip@earthlink.net 发一封空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

《侃侃而谈》专题系列

漫谈 黨文化

11—12 集



新唐人电视台

《侃侃而谈》专题系列

漫谈 黨文化

11—12 集



新唐人电视台

目 录

第十一集：如果我是.....	3
第十二集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.....	13



目 录

第十一集：如果我是.....	3
第十二集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.....	13



方菲：您刚才说得让我想起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深圳有一个人叫邹韬，他发起“不买房运动”，现在中共这个政权好象非常脆弱，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事，它都觉的是对它的一个威胁，所以这个人在发起这个运动之后，他现在的工作也好，财产也好，还是个人前途，基本上全部被截断了。

胡平：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了，如果像中共这么一个蔑视自由民主、压制人权的政权，靠着它的高压居然能够得逞，那你想一下，他只会对正义、人权这些理念采取更蔑视的态度。你怎么能指望它哪一天心血来潮，想通了，我们要自由民主了，我们要公正了，这对它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像中共这样一个践踏人性的政权，绝对不允许它长期的存在，我们每一人都要起来进行抗争。从自己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。

方菲：我觉的今天谈到的这个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说法，其实很多我们普遍接受的中共提出的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
金然：对，深想一点背后的原因就会看出它的破绽。那么今天我看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

方菲：您刚才说得让我想起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深圳有一个人叫邹韬，他发起“不买房运动”，现在中共这个政权好象非常脆弱，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事，它都觉的是对它的一个威胁，所以这个人在发起这个运动之后，他现在的工作也好，财产也好，还是个人前途，基本上全部被截断了。

胡平：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了，如果像中共这么一个蔑视自由民主、压制人权的政权，靠着它的高压居然能够得逞，那你想一下，他只会对正义、人权这些理念采取更蔑视的态度。你怎么能指望它哪一天心血来潮，想通了，我们要自由民主了，我们要公正了，这对它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像中共这样一个践踏人性的政权，绝对不允许它长期的存在，我们每一人都要起来进行抗争。从自己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。

方菲：我觉的今天谈到的这个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说法，其实很多我们普遍接受的中共提出的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
金然：对，深想一点背后的原因就会看出它的破绽。那么今天我看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

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而这种社会，又没有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，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任何渠道，因此看起来，他们的抗争就被看成是对现今的一种挑战，那么在很多人看来，既然稳定是这么重要，他们就会认为，那些既得利益者，那些权势利益者们，虽然他们是做错了，很没有道理，但是他们既然代表秩序，所以错了也是对的。再没理，也是有理。反过来呢，这些受损害，受压迫的人呢，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对的，你们是无辜的，你们的要求是正当的，但是你们既然要起来抗争，那你们可能威胁这个秩序，所以你们再有理也是没理，你们再对也是错的，所以这么一来，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，善恶是非就完全颠倒了，无形之中，他们就扮演了这个助纣为虐的角色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社会最终酿成动乱，从来不是因为那种人喜欢动乱，那儿人想动乱，相反是在那个地方，过份的追求稳定，而纵容了权力的横行霸道，压制了公正的精神，使人们对理性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，使人们道德品质下降，所以你要是真正追求稳定，真正的长治久安，必须要把自由公正置于首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有良知的人，无论你怎么样珍视稳定，你都不能堕落到给暴政作辩护的这个地步。

22

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而这种社会，又没有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，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任何渠道，因此看起来，他们的抗争就被看成是对现今的一种挑战，那么在很多人看来，既然稳定是这么重要，他们就会认为，那些既得利益者，那些权势利益者们，虽然他们是做错了，很没有道理，但是他们既然代表秩序，所以错了也是对的。再没理，也是有理。反过来呢，这些受损害，受压迫的人呢，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对的，你们是无辜的，你们的要求是正当的，但是你们既然要起来抗争，那你们可能威胁这个秩序，所以你们再有理也是没理，你们再对也是错的，所以这么一来，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，善恶是非就完全颠倒了，无形之中，他们就扮演了这个助纣为虐的角色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社会最终酿成动乱，从来不是因为那种人喜欢动乱，那儿人想动乱，相反是在那个地方，过份的追求稳定，而纵容了权力的横行霸道，压制了公正的精神，使人们对理性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，使人们道德品质下降，所以你要是真正追求稳定，真正的长治久安，必须要把自由公正置于首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有良知的人，无论你怎么样珍视稳定，你都不能堕落到给暴政作辩护的这个地步。

22

【漫谈党文化】--新唐人电视台 ——《侃侃而谈》节目

第十一集：如果我是……

金然：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“侃侃而谈”的漫谈党文化系列时间了，这一集我们的嘉宾贺宾先生还是在华盛顿 DC。

方菲：所以我们又是“远远而谈”。

金然：对！应该叫作“远远而谈”，按照惯例我们还是一起先看一个场景，然后再回来聊。

男子甲：晚上有空吗，到我那去，咱们凑一凑，好长时间没搓麻了。

男子乙：今晚不行，有个六四纪念晚会，我每年都去的。

男子甲：你不是吧？这都什么年头了还这么执著，当年六四的学生都忙着赚钱去了。

男子乙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当初开枪打学生，这事就不会这么完了。

男子甲：这事当年共产党做的是够黑的，不过

3

【漫谈党文化】--新唐人电视台 ——《侃侃而谈》节目

第十一集：如果我是……

金然：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“侃侃而谈”的漫谈党文化系列时间了，这一集我们的嘉宾贺宾先生还是在华盛顿 DC。

方菲：所以我们又是“远远而谈”。

金然：对！应该叫作“远远而谈”，按照惯例我们还是一起先看一个场景，然后再回来聊。

男子甲：晚上有空吗，到我那去，咱们凑一凑，好长时间没搓麻了。

男子乙：今晚不行，有个六四纪念晚会，我每年都去的。

男子甲：你不是吧？这都什么年头了还这么执著，当年六四的学生都忙着赚钱去了。

男子乙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当初开枪打学生，这事就不会这么完了。

男子甲：这事当年共产党做的是够黑的，不过

3

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我是邓小平，当年我也镇压。

男子乙：你说什么？

男子甲：就当我说，我是说如果我是 …

方菲：贺宾先生：我想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，请您稍为深入的分析一下，因为平时我们也经常会说，如果我要是某某某我就怎么怎么样。我想很多人用共产党作比方的时候，也只是想说明他们比较理解或者认同共产党的做法而已。

贺宾：这么说的人，事实上我们要肯定他一点，他说我要是共产党的话，我要怎么怎么样的话，我们要肯定一点他看起来还是不太赞同共产党的做法。所以他才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态度。事实上这里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说，就象刚才方菲讲，我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。当他这么说的时

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我是邓小平，当年我也镇压。

男子乙：你说什么？

男子甲：就当我说，我是说如果我是 …

方菲：贺宾先生：我想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，请您稍为深入的分析一下，因为平时我们也经常会说，如果我要是某某某我就怎么怎么样。我想很多人用共产党作比方的时候，也只是想说明他们比较理解或者认同共产党的做法而已。

贺宾：这么说的人，事实上我们要肯定他一点，他说我要是共产党的话，我要怎么怎么样的话，我们要肯定一点他看起来还是不太赞同共产党的做法。所以他才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态度。事实上这里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说，就象刚才方菲讲，我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。当他这么说的时

的长治久安。你看拿人类历史上，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，三百多年以来，在英国，人民自由，经济繁荣，而且社会是长期的稳定，反过来像实行专制的国家，那么你从历史来看，他们的国家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动乱。

金然：我党的今天的民众，特别怕乱，要稳定啊，其实是被共产党多年来折腾的，所以大家老折腾就觉的赶快稳下来吧，所以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是共产党把民众折腾成这种情况，现在反而要求说要稳定啊，让大家要稳定。

胡平：对，所以我党的这个稳定压倒一切，完全是个陷阱，因为你一旦接受这个口号，一切善恶是非就都颠倒了。因为在现在这种专制制度之下，谁最维护这种秩序呢，当然是既得利益者，他们最维护这种秩序。反过来呢，在这种社会秩序之下，那些受损害的，受压迫的人，他们要起来抗争，要



的长治久安。你看拿人类历史上，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，三百多年以来，在英国，人民自由，经济繁荣，而且社会是长期的稳定，反过来像实行专制的国家，那么你从历史来看，他们的国家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动乱。

金然：我党的今天的民众，特别怕乱，要稳定啊，其实是被共产党多年来折腾的，所以大家老折腾就觉的赶快稳下来吧，所以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是共产党把民众折腾成这种情况，现在反而要求说要稳定啊，让大家要稳定。

胡平：对，所以我党的这个稳定压倒一切，完全是个陷阱，因为你一旦接受这个口号，一切善恶是非就都颠倒了。因为在现在这种专制制度之下，谁最维护这种秩序呢，当然是既得利益者，他们最维护这种秩序。反过来呢，在这种社会秩序之下，那些受损害的，受压迫的人，他们要起来抗争，要



取堵和压的办法能够得效一时，但是你使得矛盾恶性的积累，到头来，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更恶性的一种爆发。其实关键的就在这里头，那我们一般很多人只是知道动乱是个灾难，他们不知道有时候稳定也是灾难，甚至是更大的灾难。你像秦始皇暴政下的稳定，那就是更大的灾难，像纳粹统治下的稳定，那就是更大的灾难。反过来呢，动乱有时候也是好事，因为动乱有时候就意味着对社会上不公不正的这种纠正，它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推动，其实呢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动乱，就象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主张稳定一样。

方菲：那你其实是说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，它有一个反映意见的渠道，所以它矛盾可以化解，中共这种情况下，它没有这种渠道，所以就一直压制，这个矛盾就一直激化，所以它就用高压的办法把它压制下去。

胡平：如果一个社会它把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置于首位，那么到头来它实际上是酝酿一种更大的暴乱，更大的动乱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一个社会把自由，把公正置于首位，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，才能是真正

取堵和压的办法能够得效一时，但是你使得矛盾恶性的积累，到头来，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更恶性的一种爆发。其实关键的就在这里头，那我们一般很多人只是知道动乱是个灾难，他们不知道有时候稳定也是灾难，甚至是更大的灾难。你像秦始皇暴政下的稳定，那就是更大的灾难，像纳粹统治下的稳定，那就是更大的灾难。反过来呢，动乱有时候也是好事，因为动乱有时候就意味着对社会上不公不正的这种纠正，它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推动，其实呢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动乱，就象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主张稳定一样。

方菲：那你其实是说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，它有一个反映意见的渠道，所以它矛盾可以化解，中共这种情况下，它没有这种渠道，所以就一直压制，这个矛盾就一直激化，所以它就用高压的办法把它压制下去。

胡平：如果一个社会它把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置于首位，那么到头来它实际上是酝酿一种更大的暴乱，更大的动乱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一个社会把自由，把公正置于首位，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，才能是真正

人们是在表达共产党的态度，而不是我的态度。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有微妙的区别，但是反映出的本质却有很大的不同。实际上这时候他是在用共产党的思维在思考，这就是我们谈党文化，一旦涉及到国家大事的时候，人们自己的思想就被党文化接管了。他的思维方式是按照党的思维方式思考，按照共产党灌输给他的逻辑在思考，把他自己给隐藏起来了。如果你问题真要深问下去的话，要问“你”的态度是什么，你是怎么想的时候，他会说：我的态度不重要，我也决定不了什么事情。他实际上是把道义上的责任给开脱掉了，他不想去承担这种道义上的责任，他就用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了他自己觉的该不该。这就是党文化对人们思想的扭曲，你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分裂，这么一种症状。

金然：我想，很多人说这种话，他可能是有不同的逻辑在后面。比如说，有些人说我如果是共产党，我也镇压法轮功，他是觉的法轮功让这个共产党感到威胁了。有人说如果我是邓小平，我是共产党，我也镇压六四。可能他认为，这后面有一个逻辑，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。他认为为了多数人牺牲少数人的利益，他觉的是应该的。贺宾先生你怎么看这

人们是在表达共产党的态度，而不是我的态度。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有微妙的区别，但是反映出的本质却有很大的不同。实际上这时候他是在用共产党的思维在思考，这就是我们谈党文化，一旦涉及到国家大事的时候，人们自己的思想就被党文化接管了。他的思维方式是按照党的思维方式思考，按照共产党灌输给他的逻辑在思考，把他自己给隐藏起来了。如果你问题真要深问下去的话，要问“你”的态度是什么，你是怎么想的时候，他会说：我的态度不重要，我也决定不了什么事情。他实际上是把道义上的责任给开脱掉了，他不想去承担这种道义上的责任，他就用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了他自己觉的该不该。这就是党文化对人们思想的扭曲，你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分裂，这么一种症状。

金然：我想，很多人说这种话，他可能是有不同的逻辑在后面。比如说，有些人说我如果是共产党，我也镇压法轮功，他是觉的法轮功让这个共产党感到威胁了。有人说如果我是邓小平，我是共产党，我也镇压六四。可能他认为，这后面有一个逻辑，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。他认为为了多数人牺牲少数人的利益，他觉的是应该的。贺宾先生你怎么看这

个事情？

贺宾：他的逻辑，这些想法，刚才你也举了一些例子，他实际上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但是，很多人觉的很自然，很正常。就是因为长期在共产党的这种宣传教育之下，他的思维方式。他自己觉的自己是在独立的思考，但是他接受的讯息来源，都是党灌输给他的，包括那些社会的阴暗面，都是共产党按照它自己能够控制的方式灌输给人的，所以他的这种思维方式都是党这种思维方式。比如共产党常说，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要牺牲少数人，老百姓觉的这很正常。事实上，拿六四做例子，在六四的时候所谓的少数人，他事实上和广大老百姓大家是一体的，大家都是为了争民主，争自由，争反官倒，反贪污，对不对？

方菲：您说这个少数人就是上街的学生吧？

贺宾：对！他们的诉求跟大部份旁观的，或者表示同情的老百姓，他们是一致的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当时市民给学生送水，送饭，关心他们，他们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。只要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，大家都看的非常清楚。共产党它很狡猾，它就把这么一场运动大背景，给它割裂开来，它从中找出所谓的一小

个事情？

贺宾：他的逻辑，这些想法，刚才你也举了一些例子，他实际上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但是，很多人觉的很自然，很正常。就是因为长期在共产党的这种宣传教育之下，他的思维方式。他自己觉的自己是在独立的思考，但是他接受的讯息来源，都是党灌输给他的，包括那些社会的阴暗面，都是共产党按照它自己能够控制的方式灌输给人的，所以他的这种思维方式都是党这种思维方式。比如共产党常说，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要牺牲少数人，老百姓觉的这很正常。事实上，拿六四做例子，在六四的时候所谓的少数人，他事实上和广大老百姓大家是一体的，大家都是为了争民主，争自由，争反官倒，反贪污，对不对？

方菲：您说这个少数人就是上街的学生吧？

贺宾：对！他们的诉求跟大部份旁观的，或者表示同情的老百姓，他们是一致的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当时市民给学生送水，送饭，关心他们，他们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。只要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，大家都看的非常清楚。共产党它很狡猾，它就把这么一场运动大背景，给它割裂开来，它从中找出所谓的一小

的高压，社会就会动乱。它最初这么说的的时候，那是吓唬人的，是骗人的，可是说的时间长了，它压制的时间长了，使社会的矛盾越积累越多，越积累越复杂，那有可能是真的了。到时候，一旦没有专制，确实天下就可能大乱了。就象你老不准人家睡觉，等有一天，一个人倒下去，那确实一睡，就醒不来了。所以专制其实是靠着这么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，它恰好从反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避免社会动乱，我们不是要去压制，不是要去赞同高压的统治，反过来，要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。

方菲：其实这跟大禹治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金然：是啊，要疏导嘛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您比如说现在中共特别强调这个稳定，而且还曾经这样说：“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”，但是本身我觉的它好象也不是中共特有的，你比如说，中国历史上，我们曾经听说，哪里有农民起义了，那当时的朝廷好象也是派军队去镇压，好象是要保持这么一个稳定。

胡平：刚才就象你提到的一样。古代的有识之士也就注意到这一点，就主张对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要采取疏导的办法，而不是采取堵和压办法。你采

的高压，社会就会动乱。它最初这么说的的时候，那是吓唬人的，是骗人的，可是说的时间长了，它压制的时间长了，使社会的矛盾越积累越多，越积累越复杂，那有可能是真的了。到时候，一旦没有专制，确实天下就可能大乱了。就象你老不准人家睡觉，等有一天，一个人倒下去，那确实一睡，就醒不来了。所以专制其实是靠着这么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，它恰好从反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避免社会动乱，我们不是要去压制，不是要去赞同高压的统治，反过来，要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。

方菲：其实这跟大禹治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金然：是啊，要疏导嘛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您比如说现在中共特别强调这个稳定，而且还曾经这样说：“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”，但是本身我觉的它好象也不是中共特有的，你比如说，中国历史上，我们曾经听说，哪里有农民起义了，那当时的朝廷好象也是派军队去镇压，好象是要保持这么一个稳定。

胡平：刚才就象你提到的一样。古代的有识之士也就注意到这一点，就主张对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要采取疏导的办法，而不是采取堵和压办法。你采

乱，我是从心底里不服的，可是在出国之前，也就是经过几年之后，我觉的，好象也部份认可了一 这个稳定还是挺重要的。

方菲：发生了变化了。

胡平：确实你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，这专制统治它有个特点，它能够自我实现。记得在 79 年的时候，“民主墙”的时期，当时“中国青年”杂志邀请我们去座谈，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中国古典小说《镜花缘》，恐怕很多朋友都看过那本书，记得里头什么女儿国啊，君子国啊，奇奇怪怪的，还有个国家叫伯虑国，伯虑国的人很奇怪，他们就是害怕睡觉，因为他们认为一睡觉就跟死了一样，睡觉就是死亡，所以他们不敢睡觉。再困的时候也要强打精神，他如果看见别人睡着了，那拼了命呀也要把他拉起来，也不让人家睡，这样大家可以想象，总有一天一个人一觉睡下去，就拉也拉不起来了。但是明明是困死了，大家反而得出个教训，可见不能睡觉，可见睡觉就是死亡，明明是困死了，大家反而认为是睡死了。所以专制制度它有这么个自我实现能力，就是说，它以稳定的名义去进行高压，去进行压迫，在最初呢，它是吓唬大家：如果没有我的专制，没有我

乱，我是从心底里不服的，可是在出国之前，也就是经过几年之后，我觉的，好象也部份认可了一 这个稳定还是挺重要的。

方菲：发生了变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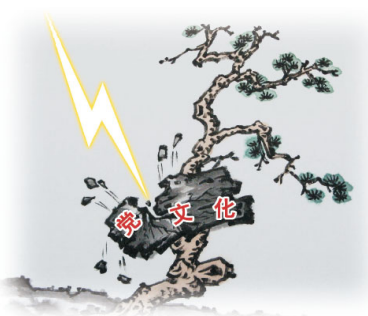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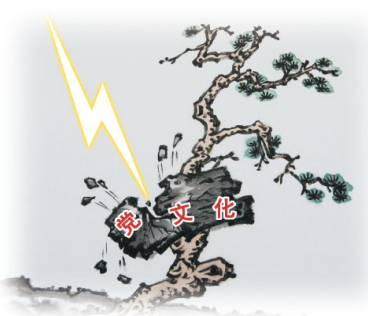
胡平：确实你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，这专制统治它有个特点，它能够自我实现。记得在 79 年的时候，“民主墙”的时期，当时“中国青年”杂志邀请我们去座谈，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中国古典小说《镜花缘》，恐怕很多朋友都看过那本书，记得里头什么女儿国啊，君子国啊，奇奇怪怪的，还有个国家叫伯虑国，伯虑国的人很奇怪，他们就是害怕睡觉，因为他们认为一睡觉就跟死了一样，睡觉就是死亡，所以他们不敢睡觉。再困的时候也要强打精神，他如果看见别人睡着了，那拼了命呀也要把他拉起来，也不让人家睡，这样大家可以想象，总有一天一个人一觉睡下去，就拉也拉不起来了。但是明明是困死了，大家反而得出个教训，可见不能睡觉，可见睡觉就是死亡，明明是困死了，大家反而认为是睡死了。所以专制制度它有这么个自我实现能力，就是说，它以稳定的名义去进行高压，去进行压迫，在最初呢，它是吓唬大家：如果没有我的专制，没有我

撮所谓的搞破坏的人，什么推翻车子，扰乱社会秩序，它把这种人作为这场运动的主流，它故意扭曲了这种大背景，这场运动，民主、自由、反贪污、反官倒的这种大背景，就是连接所有民众诉求的大背景，给它忽略掉，然后抓住一小撮，什么烧车子，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烧的，然后它把这一小撮人打击，然后抹杀和淡化了这场大的运动，它就造成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是应该的，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真正的少数人是谁，是共产党它自己，就那一小撮人，共产党那一小撮人才是少数人。像邓小平说的，如果我们要不镇压的话，共产党一倒我们就要被清算。他们决策后面的依据，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那一小撮人利益，所以你要跳出来看的话，共产党灌输给人的那些逻辑，多数人啊，少数人啊，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
方菲：这是多数人少数人的逻辑，那么镇压法轮功那个逻辑，很多人是认为法轮功因为人多，共产党认为是一种威胁，所以共产党

撮所谓的搞破坏的人，什么推翻车子，扰乱社会秩序，它把这种人作为这场运动的主流，它故意扭曲了这种大背景，这场运动，民主、自由、反贪污、反官倒的这种大背景，就是连接所有民众诉求的大背景，给它忽略掉，然后抓住一小撮，什么烧车子，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烧的，然后它把这一小撮人打击，然后抹杀和淡化了这场大的运动，它就造成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是应该的，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真正的少数人是谁，是共产党它自己，就那一小撮人，共产党那一小撮人才是少数人。像邓小平说的，如果我们要不镇压的话，共产党一倒我们就要被清算。他们决策后面的依据，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那一小撮人利益，所以你要跳出来看的话，共产党灌输给人的那些逻辑，多数人啊，少数人啊，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
方菲：这是多数人少数人的逻辑，那么镇压法轮功那个逻辑，很多人是认为法轮功因为人多，共产党认为是一种威胁，所以共产党



镇压法轮功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种逻辑你怎么看？

贺宾：首先，这个推理方法就有问题。他还是按照共产党方式思维，他觉的因为共产党受到威胁所以共产党应该镇压，就算是共产党是那么认为的，但是我们老百姓不应该去附和，因为附和的话事实上损失的是我们自己。比如说法轮功，它是一种信仰，信仰你不能按照暴力方式去对待。而且就算某个法轮功学员，他真的触犯了法律，你可以按照法律，这种正常的法治体制去起诉，走法治这种途径。你为了个人的利益，自己党感到威胁，然后发动一种全国的运动来进行取缔这种信仰。比方说希特勒不喜欢犹太人，他有很多理由不喜欢犹太人，但是他不喜欢犹太人，他不能作为镇压犹太人的借口，不可以作为杀犹太人的理由。同样的对法轮功也是，比方江泽民不喜欢法轮功，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个人的爱好喜恶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一种全国的暴力运动来镇压法轮功。而且大概人们对共产党这种暴力行为比较习惯了，因为共产党总是搞暴力，所以人们就很习惯共产党一搞暴力，他自然就接受了。恰恰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危害是非常大的。

金然：刚刚听您说好象是说，所有人都是认同

8

镇压法轮功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种逻辑你怎么看？

贺宾：首先，这个推理方法就有问题。他还是按照共产党方式思维，他觉的因为共产党受到威胁所以共产党应该镇压，就算是共产党是那么认为的，但是我们老百姓不应该去附和，因为附和的话事实上损失的是我们自己。比如说法轮功，它是一种信仰，信仰你不能按照暴力方式去对待。而且就算某个法轮功学员，他真的触犯了法律，你可以按照法律，这种正常的法治体制去起诉，走法治这种途径。你为了个人的利益，自己党感到威胁，然后发动一种全国的运动来进行取缔这种信仰。比方说希特勒不喜欢犹太人，他有很多理由不喜欢犹太人，但是他不喜欢犹太人，他不能作为镇压犹太人的借口，不可以作为杀犹太人的理由。同样的对法轮功也是，比方江泽民不喜欢法轮功，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个人的爱好喜恶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一种全国的暴力运动来镇压法轮功。而且大概人们对共产党这种暴力行为比较习惯了，因为共产党总是搞暴力，所以人们就很习惯共产党一搞暴力，他自然就接受了。恰恰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危害是非常大的。

金然：刚刚听您说好象是说，所有人都是认同

8

而且老百姓生活也不是像原来那么好了，他们也有这个想法，那您怎么看？

胡平：我想，第一，对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，远远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那么糟糕，实际上他们的转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。另外我想拿中国人来说，认识也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，在早先，在 89 的时候，当时学运刚刚起来，当局就指责你们搞动乱，当然大家都不信，都不服气啊，而过了十几年之后，反而很多人相信了中国真是不能搞自由民主，一搞真会乱。其实这里的道理很简单，那就是在十几年前，在六四之前，中国社会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尖锐，没有那么复杂，人们对理性的解决问题还有更大的信心，而在十几年之后，由于中共长期的坚持专制压迫，拒绝自由民主，使得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，而且成恶性的发展，同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，这么一来，确实我们未来的民族转型就面临更大的困难，处于这么一种担心，所以人们，很多人才无形之中接受了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口号，多少还有些道理。

金然：您说的这个，我还真的有自身体会，因为当初六四的时候，我是在北京上大学，也参与了，所以过后的时候，共产党说学生在搞不稳定，在搞动

17

而且老百姓生活也不是像原来那么好了，他们也有这个想法，那您怎么看？

胡平：我想，第一，对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，远远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那么糟糕，实际上他们的转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。另外我想拿中国人来说，认识也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，在早先，在 89 的时候，当时学运刚刚起来，当局就指责你们搞动乱，当然大家都不信，都不服气啊，而过了十几年之后，反而很多人相信了中国真是不能搞自由民主，一搞真会乱。其实这里的道理很简单，那就是在十几年前，在六四之前，中国社会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尖锐，没有那么复杂，人们对理性的解决问题还有更大的信心，而在十几年之后，由于中共长期的坚持专制压迫，拒绝自由民主，使得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，而且成恶性的发展，同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，这么一来，确实我们未来的民族转型就面临更大的困难，处于这么一种担心，所以人们，很多人才无形之中接受了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口号，多少还有些道理。

金然：您说的这个，我还真的有自身体会，因为当初六四的时候，我是在北京上大学，也参与了，所以过后的时候，共产党说学生在搞不稳定，在搞动

17

自由,还有公正。你没有自由,没有公正的这个稳定,那就是暴政。

再说,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,其实没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赞成稳定压倒一切。因为这个口号,它很狡猾的去掉一个定语,你说稳定,谁的稳定?你说现在共产党今天整天喊稳定压倒一切,那你当年怎么搞革命呢?对不对啊?你干什么要革国民政府的命?你那个时候讲稳定,你就老老实实的不革命不就完了吗?所以现在共产党喊的稳定,其实它所说的就是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稳定。

金然: 但是胡平先生,我有一个问题,你比如说,您刚才说,它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只是维护中共自己的稳定,但是有些人,国内的观众,他们也可能认为,不管是谁稳定什么吧,但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,他们觉的还是需要稳定的。客观上还是需要稳定的。而且他们都认为,比如说像苏联这个例子,当初发生了这个情况以后(苏共解体),好象是社会不是很稳定,

16

自由,还有公正。你没有自由,没有公正的这个稳定,那就是暴政。

再说,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,其实没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赞成稳定压倒一切。因为这个口号,它很狡猾的去掉一个定语,你说稳定,谁的稳定?你说现在共产党今天整天喊稳定压倒一切,那你当年怎么搞革命呢?对不对啊?你干什么要革国民政府的命?你那个时候讲稳定,你就老老实实的不革命不就完了吗?所以现在共产党喊的稳定,其实它所说的就是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稳定。

金然: 但是胡平先生,我有一个问题,你比如说,您刚才说,它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只是维护中共自己的稳定,但是有些人,国内的观众,他们也可能认为,不管是谁稳定什么吧,但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,他们觉的还是需要稳定的。客观上还是需要稳定的。而且他们都认为,比如说像苏联这个例子,当初发生了这个情况以后(苏共解体),好象是社会不是很稳定,



中共这种做法,是因为首先认同了中共那套逻辑思维,是不是这样的?

贺宾: 你要说他是认同中共这种逻辑,还不能完全这么说。因为他如果真的是完全认同中共逻辑的话,他就不用说我要是什么什么,他就直接说该杀该打。他为什么要说“我要是”绕一圈呢?在我看来,至少表面上他是不认同中共的做法的,他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这种态度。但是,你再往深追究下去的时候,你问他到底认不认同的时候,他又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为中共辩护。他后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逻辑,什么稳定啊,什么多数人少数人啊,什么共产党受不受到威胁啊,所有这一切的理由,实际上在他骨子里头就是党文化,党文化在他骨子里头发酵,发酵以后就成为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一部份。所以说你要再往深追究下去的话,他是变相的,他事实上还是认同。他表面上是不认同,他骨子里面又是认同,但是他自己不觉的他自己在认同共产党这种做法。

方菲: 古人有一句话叫作「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」,但现在在中国社会中很多时候不但不拔刀相助,人们还往往站在坏人的角度为他辩解,为他找理

9

中共这种做法,是因为首先认同了中共那套逻辑思维,是不是这样的?

贺宾: 你要说他是认同中共这种逻辑,还不能完全这么说。因为他如果真的是完全认同中共逻辑的话,他就不用说我要是什么什么,他就直接说该杀该打。他为什么要说“我要是”绕一圈呢?在我看来,至少表面上他是不认同中共的做法的,他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这种态度。但是,你再往深追究下去的时候,你问他到底认不认同的时候,他又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为中共辩护。他后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逻辑,什么稳定啊,什么多数人少数人啊,什么共产党受不受到威胁啊,所有这一切的理由,实际上在他骨子里头就是党文化,党文化在他骨子里头发酵,发酵以后就成为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一部份。所以说你要再往深追究下去的话,他是变相的,他事实上还是认同。他表面上是不认同,他骨子里面又是认同,但是他自己不觉的他自己在认同共产党这种做法。

方菲: 古人有一句话叫作「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」,但现在在中国社会中很多时候不但不拔刀相助,人们还往往站在坏人的角度为他辩解,为他找理

16

9

由。

金然：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：在北京有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，他被偷了，被偷东西马上发现了，他就要求司机停下车来要查这个小偷。结果没想到全车的人都反对。有的人就说谁让你坐公共汽车你还穿一身名牌，你不是找着让小偷惦记你，偷你吗？有的就说，小偷不过就偷你点钱嘛，你又不会带多少，他可能一时糊涂或真是有困难了，你现在让所有人都停下来，耽误所有的人，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一个人去指责这个小偷。

贺宾：这就是刚刚说到社会的变异。共产党它真是把社会的道德、正邪标准颠倒了。实际上这种善恶正邪它是有普世价值、认同标准，正就是正，邪就是邪。共产党社会这么多年下来，通过不断的运动，宣传暴力，它的那套哲学、世界观，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以后，道德、制度改良上面没有跟上，使得人们整个社会道德就完全败坏了，所以人们居然出现把自己站在坏人角度上想一件事情，从而认可一件事情。这种都是非常变异的想法。一件事情对错，不可能把自己设想成坏人，他应该怎么做，就可以扭曲一件事情的性质。

10

由。

金然：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：在北京有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，他被偷了，被偷东西马上发现了，他就要求司机停下车来要查这个小偷。结果没想到全车的人都反对。有的人就说谁让你坐公共汽车你还穿一身名牌，你不是找着让小偷惦记你，偷你吗？有的就说，小偷不过就偷你点钱嘛，你又不会带多少，他可能一时糊涂或真是有困难了，你现在让所有人都停下来，耽误所有的人，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一个人去指责这个小偷。

贺宾：这就是刚刚说到社会的变异。共产党它真是把社会的道德、正邪标准颠倒了。实际上这种善恶正邪它是有普世价值、认同标准，正就是正，邪就是邪。共产党社会这么多年下来，通过不断的运动，宣传暴力，它的那套哲学、世界观，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以后，道德、制度改良上面没有跟上，使得人们整个社会道德就完全败坏了，所以人们居然出现把自己站在坏人角度上想一件事情，从而认可一件事情。这种都是非常变异的想法。一件事情对错，不可能把自己设想成坏人，他应该怎么做，就可以扭曲一件事情的性质。

10

这个说法当时的背景，以及具体是为什么提出来呢？

胡平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是六四之后提出来的，当然在此之前也就表达过类似的说法。比如“89 学运”刚刚起来的时候，当局就是以这个稳定的名义去压制，就指责他是个动乱，那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也提出这个问题，他就提出要以“安定团结”为好，它折腾了好几十年，折腾够了，它要以安定团结为好了。那么到“六四”之后这十几年间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成了中共维护自身权力最重要的一个口号。

方菲：这个好象也是中国一个特有的说法，那么胡平先生，您怎么看？

胡平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的口号。因为人类不同于蚂蚁，不同于蜜蜂。拿蜜蜂来说，它的工蜂也好，雄蜂，蜂王啊，它们有不同的分工，但它们分工都是由生理构造决定的，由此形成的秩序呢，也是天然的、自然的。人不一样，人生来都是一样的，人的生理结构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人有自由意志，所以对人类来说，稳定不是唯一的价值，也不是最高的价值。在稳定之上，还有

15

这个说法当时的背景，以及具体是为什么提出来呢？

胡平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是六四之后提出来的，当然在此之前也就表达过类似的说法。比如“89 学运”刚刚起来的时候，当局就是以这个稳定的名义去压制，就指责他是个动乱，那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也提出这个问题，他就提出要以“安定团结”为好，它折腾了好几十年，折腾够了，它要以安定团结为好了。那么到“六四”之后这十几年间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成了中共维护自身权力最重要的一个口号。

方菲：这个好象也是中国一个特有的说法，那么胡平先生，您怎么看？

胡平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的口号。因为人类不同于蚂蚁，不同于蜜蜂。拿蜜蜂来说，它的工蜂也好，雄蜂，蜂王啊，它们有不同的分工，但它们分工都是由生理构造决定的，由此形成的秩序呢，也是天然的、自然的。人不一样，人生来都是一样的，人的生理结构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人有自由意志，所以对人类来说，稳定不是唯一的价值，也不是最高的价值。在稳定之上，还有

15

申报前请您看一看。

冯主任：好。（浏览了一下统计报告） 这统计结果不行啊。这拿出去还了得，要求再重新调整一下。坐、坐。

女职员：调整？可是各项数据都是核对过的啊。应该不会错吧。

冯主任：你刚来，不怪你，咱们这是宏观调控，加强管理嘛。

女职员：可是这统计结果，它能调吗？可怎么调啊？

冯主任：给你举个例子？去年萨斯病爆发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及时报道，是为了稳定。当初唐山大地震前，有过预报，为什么不公布？一切为了大局，也是为了稳定。

方菲：刚才这个场景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还是比较真实的，因为在国内很多机关，他们做事好象都是这样的。

金然：是啊，不只是刚才那个萨斯的问题，包括像比较极端的，六四的情况，都提出了这么一种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说法。胡平先生，您能不能说一下

申报前请您看一看。

冯主任：好。（浏览了一下统计报告） 这统计结果不行啊。这拿出去还了得，要求再重新调整一下。坐、坐。

女职员：调整？可是各项数据都是核对过的啊。应该不会错吧。

冯主任：你刚来，不怪你，咱们这是宏观调控，加强管理嘛。

女职员：可是这统计结果，它能调吗？可怎么调啊？

冯主任：给你举个例子？去年萨斯病爆发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及时报道，是为了稳定。当初唐山大地震前，有过预报，为什么不公布？一切为了大局，也是为了稳定。

方菲：刚才这个场景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还是比较真实的，因为在国内很多机关，他们做事好象都是这样的。

金然：是啊，不只是刚才那个萨斯的问题，包括像比较极端的，六四的情况，都提出了这么一种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说法。胡平先生，您能不能说一下

金然：我想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因素，就是很多人认为，现在共产党它大权在握，它又是讲暴力的，如果我不站在他一边，随着他说话的话，我就很危险。会不会有这个因素在？

贺宾：这让我想起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吃饭，问他镇压法轮功的事情。他就是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，我就追问他：我问的是你，不是江泽民，你不是江泽民，你到底是什么态度？他不说话。其实按照他的良心上来讲，他还是觉的镇压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不敢把它说出来，这就反映出，当人们的想法跟共产党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，他感到不安全。这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危害。事实上很多人现在爱共产党，有人说：你爱共产党，共产党不一定爱你。多少跟随共产党的人最后照样被共产党整，因为共产党是变化无常的。所以真正你想安全的话，只有大家都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，当这个社会产生迫害的因素、



金然：我想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因素，就是很多人认为，现在共产党它大权在握，它又是讲暴力的，如果我不站在他一边，随着他说话的话，我就很危险。会不会有这个因素在？

贺宾：这让我想起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吃饭，问他镇压法轮功的事情。他就是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，我就追问他：我问的是你，不是江泽民，你不是江泽民，你到底是什么态度？他不说话。其实按照他的良心上来讲，他还是觉的镇压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不敢把它说出来，这就反映出，当人们的想法跟共产党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，他感到不安全。这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危害。事实上很多人现在爱共产党，有人说：你爱共产党，共产党不一定爱你。多少跟随共产党的人最后照样被共产党整，因为共产党是变化无常的。所以真正你想安全的话，只有大家都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，当这个社会产生迫害的因素、



根源都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安全。

方菲：我想到其实日常生活中，我跟你立场不同，我说如果我是你怎么怎么样，比如说你是卖方，我是买方，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也抬高价格。这些立场不同我觉的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在共产党这些事情，很多都是大是大非的事情。在杀人啦，抢劫啦，镇压这种事情上，你去认同他的逻辑，那就很扭曲了。

贺宾：对！就算你要认同的话，你也要认同一些好的例子。比如说在三八年的时候，希特勒吞并奥地利，当时很多国家都不愿意给犹太人签发签证，但是当时国民政府驻奥地利的大使叫何凤山，他就给很多的犹太人签发到上海的签证，叫作“生命签证”，他被誉为“中国的辛德勒”，那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陕北出身的，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律师的高智晟律师，他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受到这种残酷迫害以后，连续三次上书给温家宝和胡锦涛，要求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。像何凤山签证官和高智晟律师他们这样的人，在面对邪恶，面对迫害的时候，他们的作为才是应该的举动。就算你胆子小，你不敢把自己比作：我要是何凤山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是高智晟

根源都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安全。

方菲：我想到其实日常生活中，我跟你立场不同，我说如果我是你怎么怎么样，比如说你是卖方，我是买方，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也抬高价格。这些立场不同我觉的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在共产党这些事情，很多都是大是大非的事情。在杀人啦，抢劫啦，镇压这种事情上，你去认同他的逻辑，那就很扭曲了。

贺宾：对！就算你要认同的话，你也要认同一些好的例子。比如说在三八年的时候，希特勒吞并奥地利，当时很多国家都不愿意给犹太人签发签证，但是当时国民政府驻奥地利的大使叫何凤山，他就给很多的犹太人签发到上海的签证，叫作“生命签证”，他被誉为“中国的辛德勒”，那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陕北出身的，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律师的高智晟律师，他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受到这种残酷迫害以后，连续三次上书给温家宝和胡锦涛，要求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。像何凤山签证官和高智晟律师他们这样的人，在面对邪恶，面对迫害的时候，他们的作为才是应该的举动。就算你胆子小，你不敢把自己比作：我要是何凤山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是高智晟

我要做什么，你也不要把自己比成杀人犯或者强奸犯，或者独裁者，那样不是很可耻的比方吗？

金然：确实是这样。看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“如果我是谁，我就会怎么做”，这背后还真有很多的很深层的意思。

方菲：还有很多可以讲。

金然：对！我们就到这里，下回我们再接着聊。

方菲：好！贺宾先生非常高兴这次又能跟您聊天，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节目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


第十二集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

方菲：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“漫谈党文化”节目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请到了《北京之春》的主编胡平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。

金然：今天我们也是来谈党文化中一个典型现象，而且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一个现象。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场景再回来谈。

女职员：你好，冯主任。统计报告已经出来了，

我要做什么，你也不要把自己比成杀人犯或者强奸犯，或者独裁者，那样不是很可耻的比方吗？

金然：确实是这样。看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“如果我是谁，我就会怎么做”，这背后还真有很多的很深层的意思。

方菲：还有很多可以讲。

金然：对！我们就到这里，下回我们再接着聊。

方菲：好！贺宾先生非常高兴这次又能跟您聊天，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节目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


第十二集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

方菲：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“漫谈党文化”节目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请到了《北京之春》的主编胡平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。

金然：今天我们也是来谈党文化中一个典型现象，而且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一个现象。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场景再回来谈。

女职员：你好，冯主任。统计报告已经出来了，